

特稿 | 仁心赴国难：五位白衣战士最后的日子

财 china.caixin.com/2020-02-24/101519796.html



【财新网】（记者 吴红毓 王梦遥 杨睿 冯华妹 唐爱琳 苑苏文）

2月23日，是医护人员的又一个苦难日。

这一天，湖北省武汉市协和江北医院（武汉市蔡甸区人民医院）、江苏省南通启东市卫健委、海南省卫健委、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分别发布了四位医生夏思思、朱峥嵘、杜显圣、黄文军殉职的讣告。夏思思年仅29岁，与其同岁的武汉市协和江南医院（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彭银华，在2月20日，亦因不幸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病毒无情。在疫情爆发前后，已有多位医护人员被感染甚至不幸去世的消息传出，德高望重的医学前辈、当打之年的中流砥柱、风华正茂的年轻医护，倒在了战“疫”一线。2月7日，时年34岁的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于凌晨去世，引发全国人民悲痛。财新记者据公开信息统计，截至2月23日，目前全国已有21位医护人员在战疫一线殉职，其中10位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多少同仁今夜崩溃痛哭！”一位黄文军的同事在社交平台上写道，“最后眼睁睁看着你病情逐渐恶化却无能为力……我们好恨，恨这病毒，恨老天的残忍，恨……”“职责所在，医德所在，我们医务人员别无选择”，另一位黄文军同事告诉财新记者，“我们更希望这次疫情能重塑医患关系，社会大众能对一线（医护人员）更加信任，更加理解和包容。不能让我们的英雄，又流血、又流泪。”

只要有人记得，他们就没有真正离开。

1. 上战场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申请去隔离病房，共赴国难，听从组织安排！”1月24日，即除夕日，42岁的孝感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黄文军写下“战书”。

因为毗邻武汉，孝感的确诊患者人数自1月21日以来一路攀升，可惜一度信息极不透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至今。（见财新网“战时的孝感”）据黄文军之妻——同在孝感中心医院检验科工作的胡医生接受《孝感日报》采访时回忆，疫情发生后，不仅要在门诊接诊发热咳嗽病人，还要作为专家，到孝感下辖的县市区为新冠肺炎的疑似患者会诊。

武汉市医院的战疫早已被动打响了。1月14日，一位70多岁的老人王某食欲不好，住进了武汉市协和江北医院，29岁的夏思思是其管床医生。1月15日，该病人接受复查时，胸部CT片状阴影增大，肺炎症状加重。1月17日下午5时，王某因病情变化，转院到了感染病区。医院称，王某病情很重，其老伴与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均被感染收治所在地医院诊治。

据协和江北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邱海华回忆，当时夏思思刚下夜班，听闻此消息便改变行程，折返回医院参与病人救治工作，协调专家会诊。随后几天，由于担心病人情况，她一直留在医院。“在这四天的治疗期间，夏思思对待病人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常常工作到很晚。”1月31日，夏思思所在的协和江北医院消化内科，全体医护人员按上手印，申请加入到新冠肺炎救治一线。“道之所向！义无反顾！”

1月21日，29岁的彭银华所在的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被列为武汉市第二批收治新冠病人的住院隔离病区，当天130张床位全部收满。那时起，所有的医生吃在医院、住在医院，不再回家。

“彭医生他主动提出来，你们回去休息，其他人的班我来顶。”该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江俊霞接受央视采访时称，才当了半年正式医生的彭银华，不分白天黑夜，驻扎在科室里值班。

早期武汉防控不力，病毒快速蔓延至全国其他省市。1月24日，48岁的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南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社区医生朱峥嵘便接到通知，要在医院值班，除了常规的病房工作外，轮到值班时，他还需要去接诊发热病人，每次有病人来就穿着防护服，戴好口罩和护目镜去发热门诊。疫情防控期间，朱峥嵘经常晚上11点多还在和同事打电话讨论病情，给了治疗方案后，他还要跟进用药情况。

此后，朱峥嵘收治了一例南阳镇的疑似病例，以往普通病人一天只需要去观察1-2次，这个病人朱峥嵘一天观察了4次。妻子陈丹回忆说，朱峥嵘提过好几次武汉疫情的情况，还说要是抽调社区医院的话，他也自告奋勇去。“他说我装备是齐全的，能去也蛮好，可以增长见识，但可能技术水平不够。”

而在更早的时候，1月2日到1月3日到武汉旅游的曾某某父母，返回海南琼中后，曾某某的父母、配偶、本人均先后出现发烧咳嗽症状，但均未就医。曾某某与海南省琼中黎族自治县阳江医院的防疫站站长、主管护师贾凤（化名）有密切接触。贾凤在接受《海南日报》表示，自己身体不好，一年到头常感冒发烧，1月13日喉咙开始发炎，吞咽疼痛还出现咳嗽，但一直没发烧。于是她就找农场医院的“老主任”看病，连打了三天吊针，感觉好一些了，喉咙不痛，也不咳嗽。

她口中的“老主任”，就是55岁的阳江农场医院内科大夫、门诊大夫杜显圣。

II. 病倒了

1月18日下午，海南的杜显圣出现了发热、寒战、乏力、咳嗽等症状，自行用药2天却未见好转。1月22日，他前往儋州市人民医院就诊，医院怀疑他被新冠病毒感染。1月24日采样送检，第二天确诊，随即由儋州市人民医院转到海南省人民医院。

“我们是基层医院，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早期（指1月上旬），只有普通的防护。就是一个帽子、一层口罩，像那种面罩、隔离衣啊，我们都是没有的。而且我们也不是专门那种搞确诊、治疗的单位，所以防护级别可能低一点”，一位海南阳江农场医院的工作人员对财新记者介绍称，由于全院隔离较为匆忙，也曾一度出现防护物资不足的情况。不过，医院在跟上级汇报之后，县政府以最快的速度解决了物资不足的问题。

湖北省内的医院就没这么幸运了。1月19日上午，夏思思自觉畏寒伴乏力，经协和江北医院专家组会诊后，随即以肺部感染收治入院。住院期间多次复查，症状无明显改善。于1月25日转入该院济和病区继续治疗。据夏思思的母亲称，夏思思当时虽做了防护，但没有防护服、也无N95口罩。（点击[《我在雷神山ICU救治重症病人》](#)，收听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胡医生的讲述）

1月23日，即腊月二十九，彭银华“感到不舒服，没有胃口、不想吃饭、有些低烧”，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主任陈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天给彭银华做了肺部CT检查，没有看到明显的感染病灶；第二天，彭银华仍然不舒服，再次检查，发现了感染病灶。

“他当时非常积极，当时我们看他精神状态还很好，对自己战胜疾病的信心也是非常乐观的，甚至他还一度提出来，他就在隔离病区里面帮我们管病人，他怕增加其他医生这个感染风险，让我们其他医生在外面。”陈浩回忆道。

就在大年三十当天，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向社会求助捐赠防护物资。七天后，该院再次发布求助捐赠物资公告。

1月27日，黄文军有了发病的症状。其妻胡医生回忆称，开始两天黄文军觉得自己还可以，没有去医院，在家居家隔离，第三天觉得不对劲，把他送到医院，确诊后家人也都开始隔离。临别前的最后一个电话里，黄文军还让妻子早点接他回家。

“在没说‘人传人’的时候，医生上班就是戴了一个口罩，没搞其他的防护措施”。一位接近孝感中心医院人士说。财新记者注意到，孝感中心医院在1月24日正式对外发布公告，接受爱心捐赠。而在此之前，已有医护人员坦承，该院的防护物资一直处于特别紧缺的状态；接受捐赠之后，又有大量不合格的防护衣和口罩，无法使用。

“中心医院医生防护已算完备的”，一位孝感市乡村卫生院人士说，“我们社区医院目前为止没一件达标的防护服。我们院的医生每天接触上百个未完全排除的发热病人，仅靠一层不达标的防护服。我们一线人员受苦受累不怕，就怕感染波及更多的人。”而据财新记者了解，防护服一戳就破、口罩不封闭，这样的问题在湖北省各县级及以下医院，至今仍普遍存在，令人忧虑。

劳累过度，是医护人员倒在一线的另一原因。2月15日，朱峥嵘被同事觉察到“脸色不好”，被劝告早点回家休息，他也感觉有些累，回家后晚上就打了寒颤。“是不是疑似肺炎”，陈丹忧心道，第二天一早，他们去医院检查，CT影像排除了新冠肺炎，但血液检测白细胞2万

多。住院观察后，因24小时无小便，呼吸很喘，朱峥嵘被转诊到上海仁济医院，很快出现了多器官衰竭，陷入昏迷，直到去世，医生也没有诊断出病因。“主治医生说第一个原因肯定是太累了，不然说不过去，考虑疲劳导致抵抗力下降。”陈丹说。

2月15日，也是夏思思所在的协和江北医院第二次求“人”公告。“人力资源匮乏，人员极度劳累。”该院公开向社会招聘200名医护人员。一周前，即2月7日，该院称“人力资源极度匮乏！！！”一线人员极度劳累！！”，恳请60岁以下医生、45岁以下护士支援该院。当天，夏思思因病情急速恶化、生命垂危，转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救治。

III. 医生抢救医生

ECMO是抢救危重病人必不可缺的“神器”。夏思思在发病期间本有过好转迹象，其病情一度恶化，借助ECMO一度得以缓解。

与夏思思于2014年同时进入协和江北医院工作的蔡颖珂对财新记者回忆称，1月末夏思思在上了无创呼吸机后，病情一度平稳，“当时发烧控制住了，氧饱和度也平稳了，2月5号左右有好转的迹象，但是7号凌晨突然恶化，有可能是炎症风暴”，蔡颖珂表示。

2月7日凌晨，协和江北医院院长陈立波火速调集了辽宁专家、火神山专家来院会诊，并向武汉市各大医院紧急求助ECMO。首批援鄂团队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医生汪海源，就是专家之一。汪医生在《前线日记》写道，2月7日，夏思思心跳骤停，“凌晨4点多，大家赶到医院对她进行抢救。普通呼吸机治疗已经无效，紧急行俯卧位通气效果仍然不理想，医院尽力联系武汉市各大医院进行ECMO治疗。”

“各大医院病人都很多，电话结果是没有医院能提供ECMO。”夏思思的领导邱海华回忆称，当时是武汉市亚心医院得知消息，“立即把两套正在武汉市中心医院使用的ECMO火速送到协和江北医院，并把仅有的两套耗材匀给了我们一套”。

据江北医院官方消息，那晚两台珍贵的救命机器——ECMO，其中一台，刚刚从李文亮身上取下来。

据财新此前报道，在2月6日晚，李文亮医生病危时，他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医院也在到处借ECMO，最后从其他医院借到ECMO时，李文亮已经心脏骤停，不具备做ECMO的条件，最终只是做人工心肺复苏按压。“如果当天白天能够尽早借到ECMO，提早使用ECMO的时机，或许还有一丝希望”。（见财新网“[武汉火线救人50天现场全记录](#)”）

协和江北医院称，当时借助ECMO，夏思思的病情暂时控制住了，但考虑到接下来的治疗，也希望为夏医生多制造更多的生存机会，于是将她连夜转诊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转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后，夏思思一直处于昏迷状态。2月23日6点30分，因救治无效，夏思思去世。

本身有高血压病史的杜显圣，得到了海南省人民医院的救治，期间还请过包括呼吸病学与危重症医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等多位专家为其远程会诊。病毒对有并发症的病人尤其凶狠，杜显圣从1月26日病情恶化告病危，海南省人民医院对其组织救治70余次，其中重大抢救9次，采取了呼吸机辅助治疗、气管切开、ECMO、输入康复者血浆等各种救治措施。但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杜显圣于2月23日12：36心跳骤停，13：50确认死亡。

多位孝感中心医院的医务人员，均对救治黄文军的时点记得清清楚楚。1月30日凌晨，黄文军被同事和夫人送进ICU，他还一直紧握着同事的手，费力地说“谢谢你”；2月3日他的病情骤然恶化，但担心插管传染给同事，他在一张纸上写出“不插管，我还好”，后来，同事含泪将其麻醉插管，上了ECMO（体外膜肺氧合，俗称“人工肺”）。

“一切努力，也没有挽救回你年轻的生命。”孝感中心医院口腔科医生徐勇刚在2月23日发布《悼兄弟》一文，如此哀叹。2月23日19点30分，经多方抢救医治无效，黄文军去世。

彭银华是在1月30日病情突然加重后，转至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重症病房的。在转院后，他尝试了血浆治疗。他到金银潭医院后，病情也有好转迹象，无奈后又突然加重。

“当时一得到第1批康复者的血浆以后，我们首先就想着能不能给彭银华用上，因为当时彭银华已经不在我们医院了，他在金银潭医院，当时我们就联系到金银潭医院，然后我们把他的血型查对了以后，就把血浆给他送过去了。”陈浩回忆称，“用量是300毫升，就是用了三袋。”

“就用了一次。”陈浩说。2月20日21时50分，经抢救无效，彭银华去世。

IV. 他们还记得

彭银华本应在大年初八（2月1日），为其妻钟欣补办一场婚礼。

两年前的2017年11月，彭银华与钟欣领取结婚证，结为夫妻，但因在武汉协和医院为期3年的规培计划，他们一直没有举办婚礼。如今，钟欣已有7个月身孕。当疫情爆发后，为赴一线，彭银华再度推迟了婚礼，岂料染疾，如此天人相离。

多位与彭银华共事的同事称，彭银华是一个非常宽厚、乐观积极的一个小伙子，对病人很负责任。“我们已经在准备给他送礼物、凑他的礼金了，可惜这些已经送不出去了。”陈浩说。

夏思思也是同事身边的“正能量”。据医院称，夏思思的父母也是医务工作者，其父为从业20年的军医，其母是她的同事，协和江北医院的一名护士。受双亲影响，夏思思从小立志学医。在大学期间，她认识了当时的师兄、未来的丈夫吴石磊，毕业后，两人分别担任武汉市普爱医院骨科医生和协和江北医院消化内科住院医师。

“夏医生从医五年，非常热爱自己的职业，从未抱怨过。平时工作加班，同事有事帮忙顶班，对她来说都是家常便饭。夏医生很有爱心，在她主管的病房内，经常会有有一个孤寡老人来住院，每次都是夏医生主动为他买饭买东西，直至其出院。”江北医院称。

吴石磊的朋友凌楚眠告诉财新记者，两人很爱自己的孩子，三句话不离自己的孩子，孩子长得很可爱。“当时聊到未来，二人彼此相视而笑，笑容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与信心。”而当夏思思住院后，家人一直对两岁多的孩子隐瞒母亲患病的事，年幼的孩子，至今还以为妈妈在医院上班。

在基层呆了一辈子的朱峥嵘、杜显圣，勤勤恳恳工作了一辈子。杜显圣的同事回忆称，“工作非常积极肯干，人的性格也非常好”。作为基层医院的一员，他还参与了当地健康扶贫工作，为支援村医，还要时常去村里卫生所值班。

启东社区医院的工作细碎，涉及到台账、工作流程、治疗方案等，都是朱峥嵘在操心。朱峥嵘不懂得拒绝，同事换班也总是先问他，科室的年轻人都称呼他“朱家伯”。朱峥嵘还接手了许多处理起来麻烦、病人家属不理解的病例，他还会帮腿脚不灵便的患者拿药。在医院工作以外，“朱家伯”还承担起去乡镇会诊和送医上门的工作。“他人很好，听不到他抱怨的。我们都说临床最苦最累，他说这是我们的工作。”与其同事20年的陆丹说。如今，朱峥嵘的办公桌已经被陈丹整理干净，只留下了办公电脑、血压计和座机电话，排班表上还写着他错过的两次值班。

“是个老实善良的人，闷头干活的那种。”黄文军的大学同学如此回忆他。在众多病患的评价中，黄文军是位耐心、热情又没有架子的医生。有孝感当地人称，自己父亲前前后后二十年治疗哮喘病，都是找的黄医生，“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生，对病人治疗非常认真”。

黄文军其妻在接受《梨视频》采访时称，黄文军是个温和的人。“不知道（怎么办），一个母亲没有了儿子，一个爱人没有了丈夫，一个儿子没有了爸爸。”

附：

全国医生数量已达450万人，注册护士总数超400万。截至2月17日，全国驰援湖北武汉的医务人员有3.2万余名。截至2月24日，全国共有476家医疗机构3387例医务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病例（2055例确诊病例，1070例临床诊断病例和157例疑似病例）；90%以上的医务人员（3062例）来自湖北。

据财新记者统计，目前已有21位医护工作者去世，其中10人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1月23日，江苏省泰州市人民医院感染科医生姜继军，在赴发热门诊查房时，因心脏骤停抢救无效逝世，卒年51岁；

1月25日，福建蒲城县仙阳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毛样洪，在防疫测温工作中遭遇车祸去世，倒在了福建“北大门”，卒年51岁；

1月25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新华医院）耳鼻喉科医生梁武东于1月16日被感染新冠肺炎，卒年62岁；

1月27日，内蒙古科右前旗察尔森镇沙力根嘎查的村医包长命，突发脑出血后去世，卒年50岁；

1月28日，江西省赣州大余县疾控中心艾防科副科长蒋金波，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肌梗死，卒年58岁；

1月31日，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青华街道太平社区卫生室医生宋云花，在防疫工作中因车祸去世，卒年46岁；

2月3日，衡山县东湖镇马迹卫生院药剂组副组长宋英杰，因劳累过度引发心源性猝死，卒年28岁；

2月4日，河南省郑县冢头镇北街村村医姚留记，突然晕倒后经抢救无效去世，卒年68岁；

2月7日，南京市中医院副院长徐辉，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卒年51岁；

2月7日，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于1月8日被感染新冠肺炎，卒年34岁；

2月8日，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普外科医生肖俊，于1月26日被感染新冠肺炎，卒年50岁；

2月10日，河南省长葛市董村镇新王庄村村医王土成，因劳累过度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卒年37岁；

2月10日，湖北省襄阳市龙王镇肖集村村医魏安君，因过度疲劳抢救无效去世，卒年67岁；

2月13日，鄂州市中医医院明塘分院原院长、中医主任医师许德甫于2月3日被感染新冠肺炎，卒年63岁；

2月14日，武汉市武昌医院护士柳帆于2月7日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卒年59岁，其父母及弟弟也因感染而先后离世；

2月18日，武汉市武昌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智明于1月24日被感染新冠肺炎，卒年51岁；

2月20日，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协和江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彭银华，于1月24日被感染新冠肺炎，卒年29岁；

2月22日，后东市南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组长朱峥嵘，全身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离世，卒年48岁；

2月23日，武汉市协和江北医院（武汉市蔡甸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女医生夏思思，于1月19日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卒年29岁；

2月23日，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阳江农场医院医生杜显圣于1月25日被确诊感染，卒年55岁；

2月23日，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黄文军于1月23号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卒年42岁。□

（实习记者陈丽金对此文亦有贡献）

此文限时免费阅读。感谢热心读者订阅财新通，支持新闻人一线探求真相！成为财新通会员，畅读财新网！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新冠肺炎防疫全纪录（实时更新中）](#)